

善學菩薩道 不染世間法
如蓮華在水 從地而湧出
皆起恭敬心 住於世尊前
法華經從地湧出品第十五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五四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香光莊叢

季第 19 期

Glorious Buddhism

編輯：莊光香
發行人：莊光香
主編：莊光香
地址：香光莊 叢刊部 60406
內埔村溪州49-1號
電話：(05) 2541267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Buddhist Institute of Hsiang Kuang Convent
49-1 Hsiycho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印刷：美商青島印刷公司
高雄市中區中華二路170號

親愛的蓮友：
您想從煩惱繁忙的生活中學習健康樂觀嗎？您嚮往心靈的寧靜嗎？來吧！歡迎您來參加「行門共修會」。

在香煙島島，梵音和悅中，讓聲聲的「南無阿彌陀佛」洗滌您身心的塵垢，澄靜您起伏的思緒，找到心靈的歸宿。

高雄紫竹林精舍
每週一晚開七：三〇—九：三〇
嘉義安慧學苑
每週二晚開七：三〇—九：三〇

邀請您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叢」是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發行至今已進入第二十年，由原來每期一萬份增至一萬六千份；四年來皆由少數善心人士隨喜助印，而今面對日益增加的印刷費及高漲的郵資，我們竭誠地邀請您定期發心贊助，送一份法喜到人間，滋潤更多渴望佛法的心靈。
香光莊叢雜誌社敬啟

戒淨持勤精 門提菩發開

營居安戒齋辦舉苑學慧安義嘉

【本刊訊】嘉義安慧學苑為力行一推廣佛法教育、踐行正信佛教生活和以佛法美化人生的宗旨，於國曆十月十四、十五兩日舉辦了兩梯次的「齋戒安居營」活動，藉由傳授八關齋戒的機緣，提供社會大眾體驗佛法生活的清涼。安慧學苑自創建以來，在住持上悟下因法師的督智領導下，舉辦有佛學研讀班、佛三共修、烹飪聯誼、培福聯誼……等各項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活動，帶動了雲嘉南地區的學佛風氣；此次齋戒安居營更吸引了近二百三十位居士參加共修。

八關齋戒是佛陀為居家弟子所制定的出世戒法，受持時間雖只有一日，若能明瞭其開遮持犯，如法修持，即可令身心清淨安定，成就無量功德。因而，此次齋戒安居營活動除了引導大家正授戒法外，還有懺悔、過堂等共修儀軌受持清淨戒法，其程序是：(一)講戒——由見疏法師向大家講解佛制八關齋戒的緣起、功德和受持注意事項。(二)學佛行儀——由見疏法師和大家研討禮的生活——居家環境的整潔是內心莊嚴的開始。(三)小組時間——將參與者分成若干組，經由引禮法師帶領研討，大家得以體會戒律是生活中的一面明鏡，而安住和掌握當下的因緣則是持戒的起步功夫。(四)星語·心語——採日記方式回顧一日持戒的生活，分享彼此心得。

一天的佛門生活既緊湊又踏實，從大家認真的參與中

鄉原命生尋訪 貌風教佛認辨

座講令冬年青專大光香

！鑼開將即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暨青學苑繼大專女青年學佛營之後，將於國曆十一月十一至十三日舉辦「香光大專青年冬令講座」。此次活動的目標在引導同學由正確認識佛教的風貌與精神內涵出發，探索般若智慧；更由古德的行儀中，萃取力行與德養，訪尋生命的原鄉。

藕益大師曾說：「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謂有見地，必有行履。」誠然，思想影響行為，而直探佛心一代時教，更是開悟人性本覺智慧，圓滿高尚人格的基石。確立正知見的方法雖多，不外乎聞藏與聽經聞法，因而此次冬令營的解題課程除將介紹查閱佛學工具書的方法外，亦將採專題方式進行，課程如下：

一、切莫誤解佛教——從佛教的教義、制度、儀式、現況澄清人們對佛教一向的誤解。

二、心經簡介——從探空有不二的中道正智，開顯摩訶般若波羅蜜的大乘思想，培養菩薩悲願精神。

三、阿含道次第廣論——阿含經記載了佛陀的身教和言教，由此可以了解修學佛法的次第與方法。

四、高山仰止——古德的行儀為我們示範了學佛者的楷模，驗證了成聖成賢的可能，自其中可以學習聖人的智慧與德行。

此外，行門課程則安排有「佛門課誦」透過梵唄等行門操練行門，開發生命潛能；生活課程則以出坡與研討提供同學們從實際的作務中，踐行所學，並培養與人溝通的能力。

此次冬令營參加名額為六十位，希望同學把握機會，報名表請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一號「香光大專青年冬令營收」即可。

探討心理發展 加強弘修知能

劉氏昌醫師蒞院講「人類精神的發展」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為加強學僧自我認識，提升人文素養及弘修知能，特於本學期增開「心理學專題」課程，聘請學者專家蒞院講授。於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帝京大學醫師、曾任草屯療養院精神科主任及高雄凱旋醫院精神科科長劉氏昌醫師，為二十世紀來各家心理學派對人類不安的動物性為基礎，進而探究複雜的精神活動。接著以「神活動」為主題，說明人類各種行為表徵背後的「不安」是人的心理特質。接著則由零歲開始，說明人類自嬰兒期到成人期歷程中，由於與環境的種種互動關係而影響自我心理發展的健康和人格塑造。此外，劉醫師介紹了現代心理治療的三大潮流：動態性與行為科學療法，並進一步從家庭動態醫學的角度，解析自我發展與溝通過程中防衛機轉、語言檢索及觀念的擴張等種種狀況，生動、深刻地闡述了精神醫學的重要概念。

劉醫師以豐富的臨床經驗，深入浅出地以事例印證學理，令與會者對人類精神的發展有更新的認識，增進對自我的了解，同時更加肯定健全的人格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石，而在物慾追求重於精神生活的現代社會裡，如何帶動社會，重新重視心靈生活的發展是宗教行者刻不容緩的神聖使命。

失去的「福爾摩沙」

從台北車站談起

號稱亞洲地區最大、最新的台北火車站，終於在九月初開始啟用。這座費時六年，耗資達新台幣一百七十七億興建完工的現代化車站，無疑地為台灣的交通史開創了另一個新的紀元。啟用以來，每日進出車站的旅客絡繹不絕，更吸引了十餘萬民眾前往參觀，一時之間人們的歡喜讚歎聲喧騰，競相走告。

幾日下來，遺憾的事發生了——一部分的公共設施遭到無情的破壞，綠意盎然的盆栽裡遍布著丟棄的香煙頭，鮮紅的檳榔汁如血般佈滿在雪白的牆壁上、地板上，垃圾堆積如山，到處是成堆的垃圾……凡此種種，將國人在生活中對廢棄物的處理習慣赤裸裸地暴露無遺，讓人不禁要質疑、要震驚這座現代化的火車站能現代到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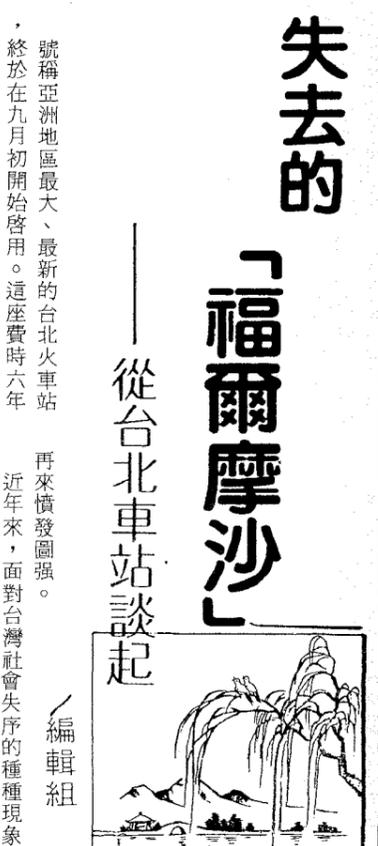
不僅是台北火車站如此，其他公共設施也常常受到相同的命運。如名聞遐邇的中正紀念堂美麗的庭園步道上，常有一撮撮的狗屎堆砌；一般的地下水道裡，盡是糞尿、塑膠袋、死野狗……等，只要來個西北雨，台北部分地區就會水淹及膝；原本清澈的河川也已充滿了工業污水，瀕臨死亡……舉目所見是滿目瘡痍，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呢？宏偉的建築？熱絡的商業氣息？還是電器、服裝潮流同步於日本、巴黎？這些在八十年代的台灣早已不足為奇！若與別的國家相比，恐怕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我們的「髒」與「亂」吧！

記得民國初年在上海租界的公園大門口，懸掛著「中國人與大禁止入內」的牌子，對中國人是極盡羞辱，後來經過國人的憤發圖強，以「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精神，八年浴血抗戰，爭回了這片錦繡山河，也拿掉了「中國人與大禁止入內」的奇恥大辱，然而我們「製造髒亂」的習慣是否也應一併洗雪呢？在多年經濟建設的努力之後，它竟堂堂而皇之地呈現在台北車站、公園、國際大道乃至台灣各地的觀光名勝間，形成極不和諧的景觀。昔日我們認為是國恥的牌子，有待於我們共同意識到，再來憤發圖強。

近年來，面對台灣社會失序的種種現象，有人充滿信心地說，那只是邁向開發國家過渡時期所呈現的現象而已。可是，是否進步中的國家都是如此呢？在經建上與台灣同稱「亞洲四小龍」，而自許為明日瑞士的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來，和台灣同時走過了艱辛的二十多年，如今新加坡平均國民所得已躍居開發國家之列，其經濟成就就是眾所共見，在另一方面由於新加坡人的共同努力建設，已使新加坡由一個擁擠髒亂的港口小島變成秩序井然、整潔舒適、綠蔭遍地的花園王國。反觀台灣，在經濟成長上我們確實創造了奇蹟，然而在環境與生態的保護方面我們卻交了白卷；我們可以建設出媲美國際級的硬體設備，卻尚缺乏開發國家的人文素養與國民生活品質，致使美麗的「福爾摩沙」不再呈現出清澈、綠意盎然、井然有序的景觀，這是誰的責任？

愛護和建設台灣是我們的責任。依佛法而言，環境的進展到清淨，亦或退墮到穢惡，都是我們的共業所成。不論外界或內心的活動都必須從我們的存在中去把握，有良好的環境，才可能有健康舒坦的身心，身心平衡後才能進一步追求更高的性靈生活，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目前台灣有關的環保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顯示大眾環保的意識抬頭。但我們的國民道德若只停留在「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情況，而把注意力放在工廠等幾個大目標上，即便把排放廢水的工廠遷移或加裝處理廢棄物的設備，甚至勒令停止生產，公共場所便能美觀了嗎？自然環境就不會再被破壞了嗎？我們以為要改善環境的關鍵在於透過各種媒體、教育機構，提高全民的生活素質意識、社會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大眾的關懷，這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源之道。讓我們共同來關心生活的素質與內涵，共創一個美好的人間淨土，讓「福爾摩沙」重現在東太平洋上！



從台北車站談起 編輯組



信施

白盒 /

無處青山不道場

見函

那天，在藏經樓，聽到此起彼落、熱鬧鬧的蟲鳴，突然驚覺——我住在山裡呢！

是的，我住在山裡，這兒有著寧靜和諧的大地，任我呼吸，任我徜徉，但不經心的我似乎已經不復知覺了！歲月荏苒，出家的適應期已經過去，當一切都漸漸熟悉，不再有新來乍到的疏離及陌生感時，卻發現我心起來了，計較、分別的心也滋生了。在不斷的要求別人、保護自己、一次次的「照顧」自己的心，也忘了天天在這山間走進走出，穿來穿去的初衷在哪裡？

推開藏經樓的大門，朝陽自對面山脊上投射過來

晚秋的午后，風輕悄悄，地吹過樹梢，一陣大自熱的清音在偌大的廣場上迴旋著。

老龍眼樹下，一位老菩薩正坐在石凳上，身著深色粗布衫，頭上一個整齊的髻伏貼在腦後，是鄉下老婆婆的模樣。一隻飽鼓鼓的藍色袋子，靜靜地躺在另一張石凳上，她時而抬起頭來望望菜園，時而低下頭去看看地上。

「她在做什麼？」好奇心驅使著我，不禁想過去問問她。「可是現在是午休時刻，還是去歇一會兒吧，下午才能有較好的精神！」心裡猶豫著……

「不！他們久久才回到寺裡來參加一次念佛會，難得有機會能和他們聊聊近況，應該過去問候一下！」於是，我走了過去。

「菩薩，阿彌陀佛！您自己一個人回來嗎？」

「噢！師父！阿彌陀佛！我的孩子載我到內埔後，我就自己走了上來，感到有點兒累，所以先在這兒乘涼！」

我也在石凳上坐了下來，這時才看清楚，原來藍色袋子裝的竟是老人家準備供佛用的柚子和一把黑雨傘。

「菩薩，您真精進啊！天氣這麼熱還打老遠地回來參加念佛會，佛菩薩一定會很高興！」老人家的臉上露出了純樸的笑容。

「菩薩！您家裡還『做山』嗎？」我好奇地問。

「喔！沒有！沒有！不過，現在正是摘檳榔的時候呢！」

「檳榔！檳榔樹那麼高，您怎麼摘得到呢？」

「閒話人幫忙從樹上摘下來，送回家裡加工！」

「那麼一天能做多少呢？」

老人家沈思了一下，瞞瞞地說：「一粒三分錢，一千粒三十元，一萬粒三百元啦！沒多少啦！」

百元啦！沒多少啦！」

乍聽到這串數字，我不禁愣住了，猛然驚覺，已有許多不再想起小時候那段必須靠著錢過日子的歲月了，那是段點滴算、積存著的日子。老人家的皺紋下依然泛著淡淡而虔誠的笑意，而我全身的神卻不由自主地緊縮了一下，一幕景象象浮現腦際——曾忽略了亮得通明的電燈，沒意識到是否用得著它；也曾忘了收回出坡後的畚斗、掃帚、工具，讓它們受到風吹日曬雨淋；也曾不覺間大開著水龍頭洗手，水嘩啦啦的流著……這都是用一千粒檳榔三十元，一萬粒三百元，一點一滴存積而來的信施啊！……大殿的鐘聲響起，老菩薩站起身來，一步步搖晃地走向大殿，陡然間，那藍布衫的背影變得模糊了起來。

齋僧大會

陳慧蘭

甘苦談

全國齋僧大會已於七月十九日圓滿落幕了。回憶起剛接下這份執事時，那份興奮、期待、歡欣又夾雜著些許不安的心情，不免莞爾，個中滋味真是難以言喻！

由於嘉南地區禮僧組的居士們都是公務人員，禮僧工作僅能利用下班後的有限時間來進行。那時最擔心的莫過於無法準時放下手邊的工作，而耽誤了集合的時間，因為大家約好下午六時在會館集合後出發，而禮僧的工作得在佛九點安板以前

全是不出席的答案時，那份挫折感和憂心就籠罩在每個人的臉上。

雖然有挫折，但也接觸到師父們修行生活的一面……

× × × × ×

「師父，般若門如何開？」

「一位禮僧居士問。」

「教中以戒定慧三無漏學為修行綱領，由戒生定，因定發慧即開般若門。」師父慈悲開示道。

「師父泡的茶好香！什麼茶？」

「善實茶。」

「怎麼泡茶？」

「問答之間顯得十分契機

結束。時間極為有限，要禮請的師父，除分布在嘉義地區外，尚包括了雲林縣和台南縣市。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儘管事前商議和事後檢討都一直圍繞著如何讓禮僧工作得以順利而研商，大家每天的心情依然隨著禮請的結果而起伏著：每當師父慈悲答允應供時，大家就欣喜雀躍不已；而當整個晚上所得到的

「以十大願王為茶葉，八正道為功德水，圓覺為茶壺，般若作火，六度當杯，自飲他飲利益皆無邊。」師父當機而答，令禮僧人員法喜充滿。

「師父，請慈悲應供，讓我們培植福田吧！」

「居士向師父求種福田，那師父又要向誰求種福田呢？」

……實在不好意思受供，修持若不精進如何對得起三寶？」

更有些師父謙虛、客氣地一再推辭說：「沒修行啦！不堪受供啦！」

有些師父在講述開山過程，個中辛苦艱難只有過來人才能了解，禮僧的居士則往往有的嗟歎，有的生起慚愧心倍加恭敬，有的發心護持。每個人的體會雖然不同，然而對修持者大悲精神所產生的共鳴卻是相同的。

有時我們也會被回絕得啞口無言，然後大家從這個道場告辭出來之後，就趕快尋思回應之策，如何讓師父欣然應供。個中的樂趣和苦心，真是道之不盡。

× × × × ×

禮請工作告一段落後，再經過數次研討，接著便進行細部工作，譬如車輛迎送、知賓工作以及餐點、飲料、醫藥……等，在緊鑼密鼓中，一樣安排就緒。說實在的，在酷熱的暑天中，迎請師父大老遠的跑一趟台北應供，也的確是於心不忍。一鑑此居士們有意明年在嘉義地區自己籌辦。

「喂——」怎麼沒有半點動靜，打開灶門，一陣煙衝眼而出，木片紋風不動，連個火星影子都不見，眼看已經十點五十分，不禁失聲：「火熄了，怎麼辦？」

「一旁的心師父繞到灶前，拿起火鉗將木片全數清出，一面告訴我：『這樣起火是不行的，沒半點空間，火怎麼燃？』」

只見師父拿了幾張紙捲起來，放入灶內，點燃火柴，緊接著送進一些薄木片，讓木片彼此交叉，形成有空間的架勢。師父的動作從容有序，不到一分鐘，火舌便佔滿了大灶，隨著熱度的增加，蒸氣不斷地從鍋裡邊飄散開來。師父邊將青菜下鍋，邊告訴自厚：「起火的要求是架木柴，使木片間留些空間，火舌才有地方伸展，如同人與人的相處也要留給對方一個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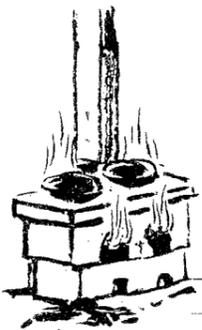
度的空間，這樣彼此都有轉寰的餘地，才不致發生磨擦、衝突。」

火需要空間才能燃燒，樂器也因音箱共鳴而發出美妙和諧的音聲，中國的繪畫也常留下大片「空白」，突顯出中國美學的風格。「空間」在藝術的表達上是感覺極限後的一番生機，它將欣賞者的想像帶進了另一個超越的世界——新的聲音、色彩與形狀，展現了它更豐富的內涵與風貌。藝術欣賞如此，而人呢？現代人在時間、空間的壓擠下，更需要預留一個彈性與適應的距離。

「為別人保有適當的空間，也讓自己的心靈留有一些空間。」這是師父在為自厚取名時所做的提攜。打開灶門，我學著師父將木柴有序地次第遞進灶裡，在熊熊的火光中，自厚再次去省思自己的出家本願。

空

厚自



第三節下課鈴響，急忙收拾書本，一個箭步衝往大寮。這個月輪值當副典座，生平第一遭舞獅弄錢，就得學習準備四十多人份的「龐大」菜餚，又是初次上任不能掉以輕心。為了了解大寮情況，昨日特別去見習一番，才知盤中餐，葉葉皆「辛苦」。除了色香味要一應俱全，而且必須準時起鍋，趕上十一點二十分過堂，怪不得會輪值大寮的法師們都變得手脚敏捷呢！

時鐘的長短針夾成小小的交角，已是十點半。蹲在灶前，對著那黑壓壓的大洞，拚命塞木片、紙張，劃了一根火柴引燃紙張後趕緊將灶門關上，抬頭望時鐘的指針，才滑過五分鐘，不禁暗喜：動作俐落，等會兒鍋子一熱，即可……眼前出現一道熱騰騰，香噴噴的湯裝在大寮師的鉢中……

這次齋僧大會是在台北市郊的警察學校舉行，場地設備很好，並有冷氣供應。當遊覽車抵達時，從校門口蜿蜒而上直抵大會場的路途中，有兩千多位居士，不分男女老少身著海青，合掌稱念佛號恭迎師父。場面之浩大和大眾虔誠、禮敬的心情，讓人為之動容。

每當回想起二千多位來自全國各道場的法師，陸續進入會場時的盛況，往往令我內心再度激盪不已。誰說這是末法時期呢？心中久久縈繞著身為佛弟子的這份榮耀和喜悅，並深信在四眾弟子的同心協力下，佛法的興隆是指日可待的。祝願佛法的甘露能早日遍洒每一黑暗的角落，普薰眾生同入佛陀之大悲、大智、大願海中！

「盂蘭盆法會開始！全體肅立！」隨即「ㄎㄎ！ㄎㄎ！」的木魚聲充塞在耳中，和著響徹雲霄的梵唄聲、看著莊嚴肅穆的會場，數千佛弟子們虔敬合掌的臉龐……月來的辛勞一掃而空，不知不覺間熱淚再度盈眶，心中充滿無盡的感恩和感激，祈願佛日增輝、法道日隆，讓我們攜手共向菩提大道邁進，共同創造人間的淨土！



樣樣 鮮血 兩樣 情懷

自論

青史上的碧血

七十八年六月四日，夜色更深，曙光乍現之際，天安門廣場上呈現著暴風雨前的寧靜。靜坐請命的青年們發覺突然燈光消逝，轟隆隆的炮火夾雜坦克車的聲音，此起彼落，及至漸行漸近，恍然間還不敢相信：這就是五十多個以和平態度絕食抗議的日子所得到的官方回應！無奈之情刺痛了悲壯：「為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理性鬥士，是絕對沒有退縮的，死亡或許就是我們將心意昭告天下的最好方式吧！」

在人民解放軍的槍彈射穿胸膛、坦克碾軋身軀，以致鮮血淋漓的當下，青年們為自己的犧牲感到無比光榮。廣場上的斑斑血跡，只要一場大雨就可以沖刷淨盡，而潑灑在青史上的碧血則任時日侵蝕也無法磨滅。

在海峽此岸，也有些青年正在淌著鮮血，但淌血的背景卻大不相同。

廟前的血祭

當日落西山黑暗來臨，為安撫蒼生的神明在日巡邏轉境後相繼要入廟了。隨著大轎進廟門，喧天的鑼鼓、震裂大地般的鞭炮聲、夾雜著一片群眾的歡呼，在灰濛濛的濃煙中響起。這時，廟場上出現了近十位行步怪異的人——手持羽扇、頭綁布條、臉孔塗滿色彩、古代武裝打扮；對襟、左衽、右衽都有；和容貌一樣，他們的身子完全被紅、黑、黃、綠、藍給遮蓋了，再加上包紅襪袋、踏草鞋的雙腳，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

事實上，他們是一群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在每一個「吉祥」的日子裡，他們總會在寒風中、烈日下出現，隨著人潮走遍大街小巷、山澗水涯。大地即將休憩之時，來到廟前，當著層層

圍觀的人群，他們掩不住步行一天的疲憊，恍惚地顫抖著。這時候，旁邊出現一個壯年人，遞給首位古裝人一圈鋼筋，第二位一把利劍，第三位一支鋸子，……孩子們順服地解下上衣，依次走到廟階上。陡然間，鋼筋穿透雙頰，利劍重重砍上前額，鋸子對著伸出口的舌頭上下滑動……鮮血噴湧之際，孩子們無法自己，顫抖得更厲害了，而鋼筋仍在抽長，利劍仍在劈砍，鋸子仍然游走……都出自孩子們自己的手！

噴米酒對穿鋼筋的人是無濟於事的，酒只好被灌進口中，後者再也不能抑止，跳躍了起來，旁邊兩個壯年人馬上扣住他的雙臂穩住了他。完全癱瘓的身軀，在旁邊壯年人每抽出一小段鋼筋的同時，就顫身抽抖，久久不停。

嘖嘖稱奇的人潮逐漸散去，孩子們頭臉的鮮血兀自未乾！胸前的一大片紅，就和孩子流血前所現的臉譜一樣詭異、猙獰。只有到這時候，孩子們以鮮血祭祀神明遠境感神的獻禮才算「平安」地表達完了。

所謂「神媒」

崇行錄

這群孩子所扮演的角色，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稱為「八家將」，是屬於集體作法的「童乩」中的一種，都是在廟神誕辰或村中賽會時舉行。這時他們經常作十分戲劇性的演出——在半昏迷狀態中，有的用利劍或釘球砍打自己，以致流血滿背，有些則用鐵筋鑽過兩頰，用刀割舌，更有本事的爬刀梯、臥刀床或釘床——這些特技表演正用以顯示孩子們有神力降臨護守，一面讓觀眾信服，一面增加儀式的神異氣氛。

根據科學界研究，這種被一般人認為是神靈附體的狀態通稱為精神恍惚（trance），以術語而言叫「人格解離」（Dissociation, Dissoziation）。這時當事者本人平常的人格暫時解離或處於壓制的狀態而不活動，感官上則產生各種幻覺，在行為、語言上則為另一個「人格」所替代，這人格就是他一向仰慕、熟識的神的性格，而不是真正是神降附在他身上。

大抵容易「人格解離」的是一些精神不很穩定的人，他們接受了外來的刺激與暗示後，很快就產生人格與精神意識的變化。這時，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對內外資料與訊息處理的方法，暫時失去以往的統一整合性，對思想及所表現的行動以及器官感覺的輸入，都行高度的選擇性與壓制性，因此有些人人格解離與不同程度的意識上改變，所產生的幻覺與幻夢就被認為是神託附的現象，而在身體上，其末梢神經的感覺和傳遞都很弱。因此身體上縱有皮肉割傷，也不會有很疼痛的感覺，也因此童乩「作法」時敢用利劍砍背、鐵筋穿頰。這分離的狀態在很短的時間內隨時可以復原，且隨次數的增多，任何刺激與暗示都可以引起習慣性的解離。至此，我們對「八家將」起乩時的特有情況應有一明晰的認識了！

在很多原始民族中，童乩是普遍的宗教表現。西伯利亞通古斯族的「薩滿信仰」就是出產神媒的正宗，據說「小薩滿」（Saman）即是挑選族裡早期就呈現精神萎靡、多病、常昏睡、作幻夢的少年，加以訓練而成，這就是先天性傾向加上社會認同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由於神媒存在的認同，有時在乩童作法時也會有人突然「跳」了起來，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況，他就成為神媒的候選人，這是屬於文化暗示的結果。如果前述先天性或文化暗示產生不出神媒，則用訓練的方法來造成，有的透過生理的刺激，如聲響、強光、微波等，以及體能的剝奪，如飢餓、乾渴或過度疲

勞等引起的幻覺或錯亂，另有用暗示、催眠等促成其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態。台灣民間所運用的「坐禁」或「守禁」的做法，就是透過食物與光源等種種感官刺激的目的。最後一種方法就是用藥物，曾有深入探察美國印第安民族宗教信仰的人類學家發現：印第安民族會服用麻醉草藥，以引起感官幻覺，到一未曾經驗過的世界。他們除了藉著這些植物去認識未知的世界外，並認為這是與神交往的方法。

「八家將」的誕生其最初原因，大致不出前說四種，但是在文明的時代裡，究竟是什麼因素，讓孩子們由現代社會進入那原始的世界？

必須全省到處跑，需要龐大旅費、食宿費、零用金，要他準備壹佰萬元，如果不照做，就到陰司和孩子相見……老先生悔恨當初小孩子的言行顯示出跟不上學校功課，無法應付老師對成績的要求，所以不喜歡上學的時候，自己和兒子、媳婦沒有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逼孩子讀書。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但是現在的社會不讀書又能作什麼呢？不參加聯考就沒有好的頭路了呀！」

不久前，本寺法師受邀請到附近國中，於週會對學生演講。結束後，該校長表示：現在社會風氣很壞，學生無所適從，學校教的一套不見得做外行得通。老師交待學生要做功課，但孩子回了家，父母還在工作的晚飯錢去打電動玩具了，錢花光了才回家。村裡街頭的電動玩具店已經重新開了好幾家，這情況就更嚴重了。又最近村裡成立一個八家將團，專找那些打電動玩具的孩子到團裡去，有的孩子根本連學校都不來了，鎮日就泡在團裡。同學都傳說是在練功，但去家禮拜訪發現也沒有回家，偶而回家，孩子會宣說：老大夠義氣，無條件帶他到處玩，介紹他認識「神仙世界」……都勿須花半毛錢。（下轉第二版）

失落的子

兩年前冬天，筆者到嘉義佈教，當時有位先生向筆者訴苦：幾天前，他家收到一封信，裡頭是失蹤月餘的孫子的照片——兩頰正穿著鋼筋，雙眼半閉、半開，表情憔悴、無神。信裡首先恐嚇：如果報警，保證孩子的命一定烏有。又說：現在孩子做八家將

淨賢比丘尼傳

崇行錄

十二月天的冬夜將盡，噤噤的雪花依然稀疏地飄呀飄的，大地一片銀白，萬籟俱寂，人們還瑟縮在溫暖的被窩裡，甜然於甜甜的夢鄉。

「叩！叩叩……」東青園寺的第一陣板聲，劃破寂靜的夜空。古佛下，一盞盞剔透的琉璃燈火在佛龕前搖曳著，是佛子虔誠的祈願。空曠的角落裡，冷硬的蒲團上跌坐著一位比丘尼，一身寒槍槍的棉襖短褂，一件壞色袈裟，凝然了多少寒夜，唯一的一絲暖氣從她均勻的鼻息中微微滲出。雖然冰天雪地，但她仍然堅注、怡然地凝神於三昧中，那直挺的背脊告訴我們：「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在修行的摸索過程中，總是要經過無數的歷練，才能哇的一聲，黑漆筒底脫落，照見生死

之謎，不虛人身這一遭！

她，就是淨賢比丘尼，俗姓弘，原籍永世縣人，天生才華出眾，辦事領眾幹勁十足，且耐力過人，為了深探佛陀濟世的本懷，她夜夜不眠地精進參尋，日日安身伏首於經、律、論的整理、詮釋。她平常並不做精要的講說，只是從語默動靜中，平實地透出一份對信仰的執著、修行的堅毅，與對生命的認真、眾生的憫念，像涓涓的細流潤澤了乾涸的心靈。他的細行很快地在潛移默化中不逕而走，竟傳到京城。

當時的皇帝——宋文宗，對法師的德行操守亦非常欽仰，適逢年幼的湘東王夜裡常因夢魘而驚醒，正不知如何是好，皇帝於是敕令說：「你夜夜常有惡夢，不如禮請淨賢尼師為你授三皈依，或

許可以化解你這種身心的障礙。」果然，自從淨賢法師為他授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後，湘東王判若兩人，心神安寧，夜裡再不驚悸、恐懼了。自此以後皇帝對於法師的修行更加敬重，不僅推崇備至而且供養施賜非常豐富。

後來明帝即位，對淨賢法師禮遇之隆重，寺裡一切日常所需益加豐渥，但法師的胸臆中早就蘊藉著：若不能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普潤天下蒼生，又如何對得起這一身莊嚴的袈裟？是以她依然一衣一衲知足少欲；堅守著出家人三常不足的明訓，而將皇帝供養的賜金用來設立齋會，供養四方的出家人，並濟拔一切的生靈，且不斷地開設講筵弘宣佛法。這種「只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行徑，感得當時在朝的明

儒學士、達官貴人個個打心裡崇拜法師的高蹈志節，經常親赴法筵、領納甘露法味。

激流方可沖滌出塵石，也唯有猛焰才能淬煉出利刃；法師主持寺務十有餘年，其個人內省觀照的平常心，卻將偌大的佛寺中瑣碎繁雜的日常行事務，僧眾的道心提攜，善信們的應接進退……都化成她修行的增上緣，養成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志節灑凜，它更堅定了佛子盡未來際奉行佛道的誓願。

法師的寧謐超拔的心靈中蘊涵著無限的悲懷，時刻繫念著眾生的憂苦，然而有限的形軀卻不過時空層疊的生住異滅，終於在梁天監四年，了卻世緣，溘然圓寂，享年七十五歲。然法師從身心喜捨中煥發的悲智精神，卻永誌人心。